

膠片銀河

前些日子收到了北海道記者朋友拍攝的秋日花火大會照片，我格外喜歡這些照片中呈現出的意境。煙火在夜空中綻放，打破了大海那抹沉靜的深藍色，深藍色裏泛着片片浮光，浮光中彷彿又藏着銀河。



如是我見
天愛

岸邊有觀光者三五成群，遙望花火。朋友說，這次活動的報道好像不需要贅述，所有的故事都被照片描繪得一清二楚，我對此深表認同。很多時候，影像是最有感染力的語言。

我會用膠片記錄日常，但是拍得很慢，一卷甚至會跨越四季。我的鏡頭裏有午後的胡同、房檐上的貓，還有墜在天空中的輕柔雲朵。我也喜歡記錄院子裏旺盛生長的樹木和艷陽下泛着金光的湖水，那水中湧動着源源不斷的躁動和生氣。平日裏最常去的地方是鼓樓和什剎海，尤其愛拍攝夕陽裏的鐘鼓樓，那壯觀的紅牆灰瓦裏總鏤刻着溫柔。

對我而言，攝影和寫作一樣，不單是為了記錄，也是我們與世界對話的方式。攝影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是從攝影師選擇把作品公之於眾的時刻起，照片便化為一張張邀請函，寄往一個個與攝影師相似的靈魂。用影像進行敘事的時候，攝影者不可避免地展露出他或她觀察世界的視角，這種視角被細碎的鏡頭語言



▲夕陽裏的鐘鼓樓。 作者攝

傳遞，變成了可以被識別的情緒和思想，並激發出觀者潛意識裏互通的情感。霍金說宇宙中遙遠的相似性是人世間最令他感動的。無論是粒子、星雲，還是獨立的靈魂都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找到相似的對應物，從而發出共振。這共振是來自宇宙的禮物。我曾經痴迷於佐內正史的攝影集，因為在他的作品裏，我尋覓到了難得一見的共振。

佐內正史出版過的攝影集裏有一本叫做《銀河》。每每翻開這本影集，撲面而來的是城市中湧現出來的鮮活流動的生命力。他拍花草樹木、各色人群、三餐四季，比起捕捉美，他更擅長捕捉真實。這本書的書背採用了一種特殊的設計方法，會因為讀者的反覆翻閱而變舊，隨後出現一條條清晰的白色摺痕，它們看上去就像是帶着細閃的銀河，在色彩斑斕的紙面上隱隱發光。這便是影集被命名為《銀河》的原因。書中的「銀河」可以說是被攝影師、設計師和讀者共同創造的，它誕生於一個浪漫的創意，隨後被轉化為書籍裝飾設計，而設計中的奧妙又需要讀者投入時間去探索，閱讀也因此變成了一場暗藏驚喜和互動感的旅行。

「銀河」是一個充滿幻想色彩的辭彙。物理學家勞倫斯·克勞斯說：「你的身體裏的每一個原子都來自一個爆炸的恆星。」這是他所知的關於物理的最有詩意的事：我們都是星辰。在宇宙的尺度裏，星星滅只在念之間，地球也不過是一個暗淡的藍點，但是人們坚持不懈且飽含熱情地記錄和分享着在這個渺小家園裏發生的故事，企圖留下更多的痕跡。為了逃離空虛的現實，人們投身於科學和藝術的創造之旅，描繪在我們夜空之外閃爍的星辰，刻畫塵世間如同珍珠般泛着光澤的生命，找尋浩瀚宇宙中為數不多的和自己相似的靈魂。

無綫斬獲「紐約電視電影節」14獎



無綫昨日舉行《J2呢鋪開細》記者會，其間司儀公布無綫多個劇集及節目參加美國舉行的「紐約電視電影節2021」，並獲得十四個獎項，成績斐然。

黎耀祥憑《殺手》奪得銅獎（最佳男演員組別），李施嬅以《金宵大廈》得到優異獎（最佳女演員組別）。無綫五十二周年台慶宣傳片《你快樂所以我快樂》獲得銀獎（電視台／形象宣傳片組別）、《TVB與你疫境同行》宣傳片取得優異獎（企業形象—企業社會責任非營利組別），等等。無綫電視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曾志偉表示：「全賴一眾同事努力，感謝他們盡心盡力為觀眾製作高質素的資訊及娛樂節目。」

陳惠芳

◀李施嬅（左）以《金宵大廈》得到優異獎（最佳女演員組別）。

劇照

另一面的Allan



君子玉言
小香

上週應盛智文先生邀請，到他的蘭桂坊作客。今年六月一個論壇間隙用會務餐時，我與他、湯家驊等「大咖」坐一桌。此後多有互動。他讓我稱他名字「Allan」。我們常常互傳文章、視頻，我也分享音樂給他，他很喜歡「It's one of my favorites」。

在許多人眼裏，他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成功大亨盛智文，其實他也是一個非常nice的好大叔Allan。

僅僅從這場一見三折安排可瞥一斑。九月上旬Allan邀我共進午餐，提出兩個時間：十月六日或七日。我說七日Okay。不料我七日要主持一場座談，恐怕午餐趕不及，於是提前一周告訴Allan有「very important business」可否改期？（果不其然，這個座談會持續了中午）他表示理解，又提出兩個時間十二或十三日，我說十三日吧。結果又來了八號風球「圓規」，餐敘再次延遲，他再次重新安排。讓這位七旬大boss費心費神，我太過意不去。Allan始終耐心親切，春風拂面。

到了約定餐敘的周四，Allan發信問是否需要車接，他很細心地告訴我車牌號和車型。剛下樓，司機就在門口向我招手。司機Steven告訴我，出來之前Allan把我的照片發給他，所以他一眼就認出來了。快到時，Steven說Allan親自來接你了。果然Allan站在路邊，標誌性的立領白襯衣，滿臉笑意。他叫我「Beijing girl」。

我們在加州大廈二十四樓餐館Aria用意大利餐。餐後又去他辦公樓轉了轉。來港幾年，我這個「宅人」還是第一次踏足這裏。一坐下來，Allan問我忙吧，是不是因為疫情兩年沒回北京了。他說自己也很久沒離開香港了，不過「七一」去了北京，獲中央邀請出席慶祝中共建黨百年慶典——說到這裏，他有點小得意。

他向我介紹公司情況，講他的成長經歷，他對中西文化制度的看法，他對內地和香港的感情。我過去知道他的公司從時裝起家，以餐飲做大，聽了介紹才了解蘭桂坊已經成了多元化多業態的國際型企業集團，涉足餐飲休閒娛樂、電影製作、地產等諸多領域。僅一個加州大廈，就有酒吧、餐館、生活時尚品牌等，包括潮州

菜、西餐、日餐、法餐等多國多地風味（The finest cuisine from the world）其多元化、國際化盡顯無餘。中午時分也客流不斷、十分火爆。事業遍布世界，Allan給我看看在上海的大廈、泰國的休閒酒店照片，從設計到布局都精美之至。

我也才知道，年輕的Allan是一個瘦高帥哥。大約五十年前，創業青年Allan站在蘭桂坊路牌下，陽光般燦爛笑容，最醒目的是一頭濃密鬚髮。中年的Allan是一個翩翩紳士，一身灰西裝，那時他主要做時裝生意，自己也酷酷的樣子。如今，濃髮盡去，笑容依舊。始終是那個Allan。

不變的，還有他良好的生活習慣。他每天早晨五點半起床做一個多小時健身，堅持五十多年。不變的，還有他的中國情懷，還有他為人的真誠。

他的辦公室位於加州大廈不遠處一座寫字樓。室內擺滿了陶藝、字畫、金質十二生肖，充滿中國風。最醒目的是七紅一白八個男孩雕塑，有的手拿冰激凌，有的被蒙眼猜謎，神態活潑可愛。Allan說這是在北京一家Gallery看到的，很喜歡，就跟人家商價買下來。辦公桌上還有一堆動物玩偶：小狗、小老鼠、貓頭鷹、關公等，造型拙樸。他把辦公桌後一張大照片拿出來給我展示，是《哈利波特》中的巫師，他說照片上的人是他扮的。從神

態到造型一模一樣，我還真以為電影裏的巫師就是Allan出演的。想起他公司製作的電影專注於恐怖片類別——哈，Allan也有搞怪童趣的一面。

他曾五次獲習近平總書記接見。二〇一七年習總書記來香港視察會見各界人士，當時他站在人群中，習總書記一眼看見他，徑直走過來同他握手問好。我留意到他把二〇一五年APEC會上與習總書記交談的照片，存放在「我的最愛」相冊裏。

我問他，之所以加入中國籍，是因為喜歡中國文化還是認可中國制度，他說「both of these」。他欣賞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親眼見證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他也喜歡中國文化，他舉例說防疫和戴口罩，西方總是強調個人自由，而在中國，人們自覺遵守政府防疫規定、自覺戴口罩。

從下車到餐廳再到他辦公樓，所經之處，中外籍服務員經理、食客、路人，不停有人同他打招呼，Allan一一微笑點頭。走在巷子裏，我們正要拍照，兩位女生主動過來幫忙，Allan說是公司staff。公司有很多年資幾十年老員工。司機Steven說，他原在一家酒店代客泊車，認識Allan。得知Allan想招司機，自告奮勇先幹六個月，招人再走。半年後覺得Allan這個boss太好了，捨不得走了，一留就是三十二年。從三十二歲直到六十四歲，Allan看着他成家育小孩及至孩子長大，他也看着Allan的孩子從小到大。彼此如同家人。

我帶了兩個《小林漫畫》郵摺，一張寫「Allan, All best wishes to YOU」送他，另一張請他寫給我。餐後他主動提醒「sign the card」，用左手一筆一畫地寫下我的名字「nice to meet you」，還畫了一顆大大的心。

次日，Allan發給我加拿大《nationalpost》寫他的文章《The future of the world is China》，文中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擁護者「He is serving as an advocate for the CCP」，並引用他的話「I believe that Beijing will only do greater things for Hong Kong」。我問：Allan，你擔心被制裁嗎？他秒回：「Never! Those things never worry me. I only speak the truth.」第一個Never後用了一個大拇指向下的符號。這個謙謙君子大叔，也有正直剛烈的一面。

戀物症與斷捨離

對於「戀物症」和「斷捨離」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這兩個詞的意思我就不贅述了，至於為什麼這兩個詞同時出現在了一個題目裏，因為我覺得這看似矛盾的兩個詞其實可以是關係很好的朋友嘛。乍一看這可能是對待物品的兩個極端，一個是不停地買和收藏，一個是要想着辦法向外扔和減少。但對於「戀物症」和「斷捨離」其實都是對於安全感的渴望。

人作為高級動物，對於生存材料的渴望與生俱來，物品也好，食物也好，錢也好，似乎都是越多越能給人帶來安全感。「斷捨離」更像是脫離了動物屬性的欲望，因為秩序和計劃本身可以帶來強大的安全感，「斷捨離」的根本就是創造讓人安心的秩序。

戀物者需時刻警惕，若不停地擁有仍不能填滿內心的空虛時，這可能就不是人與物之間的拉鋸了，更像是與自己的相處出現了問題。喜歡斷捨離的人們也面臨同樣的處境，有一部日本電視劇叫做《我的家裏空無一物》，女主角的家中就跟電視劇名字一樣「空無一物」，這其實已經不是「斷捨離」，而是對一種情緒的執念了。

人的內心難測，長期在兩個極端遊走的人，通常會在自己都無法察覺時轉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戀物者突然對物品厭倦，變成了極簡主義者，而習慣了斷捨離的人會在某一天突然報復性購物。如此說來，對於物品需中庸地看待，既不「戀物」，也不「厭物」，甚至可以

做「戀物」的極簡主義者，東西不需要多，但需要每一樣都物盡其用且被好好愛護。

現代社會人心大多浮躁，人們在物質上追求好和更好，多和更多，似乎欲望之路永無止境，「剛剛好」被拋到一邊，隨之而來的是身體的肥胖，人與人之間不健康的攀比，資源的浪費，自然的失衡……

以上談到的是人們對於物質的主動追求，除卻主動的，人們在生活中通常還會有一些被動的獲得，如銀行單據、超市贈品、往來人情等等，甚至還有為了靠近社會和大眾的標準而做的被動購買。什麼該留，什麼該丟，已經是現代人的束縛，而束縛帶來的就是身心的不自由。人人都追求自由，但自由絕不是放肆地「買買買」和「扔扔扔」。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自由應該獨立於我們的感性衝動，也就是說自由來自於自我約束，這裏的「自我約束」與上文中的「束縛」不同，「束縛」來自於過多物品的心理壓力，而「自我約束」則指的是對於物品「去」或「留」的選擇。

死亡依舊是人類的終極疑問和課題，因此現在時髦的說法——「戀物症」也好，「斷捨離」也好，早被我們的老祖宗總結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任何的擁有都是暫時的，這恐怕對於信奉「永遠」的完美主義者來說既殘酷又無可奈何。那就放下執念，自由地活著吧，跟物品、跟旁人、跟自己、也跟這個世界，舒適地相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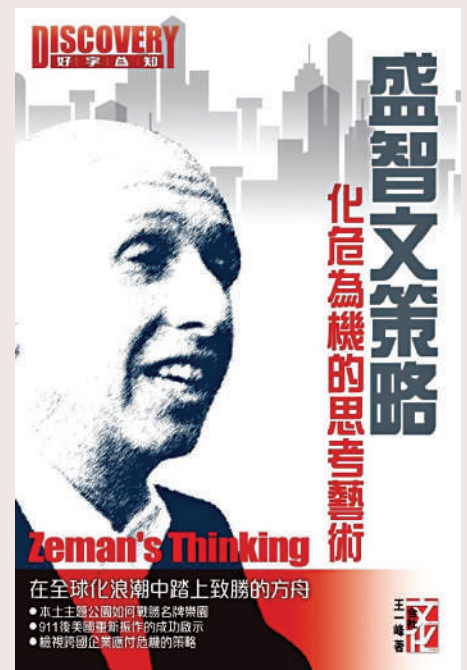
自由談
木田



柳絮紛飛
小冰

如果新聞不報那頭箭豬誤入水道，被救出後送往「嘉道理農場」做體檢，我至今也不會把參觀那裏付諸行動。乘觀光車上山，路上時而陽光普照，時而山林蔽日，雲層在半山上漂浮，瀑布在峽谷奔流，遊客稀稀拉拉的，山溝裏有蕨類植物和竹澗水，還見猴子群。到了一個有梯田、農地、茶園、菜園的路段，如身在四川峨眉山或青城山；拐彎至一個樹林密布的地方，又如到了台灣合歡山。寧靜極了，是深山老林的感覺，無論怎樣都不像香港。

二十分鐘到達嘉道理兄弟紀念亭，下車吸一吸濕潤的空氣，崇山峻嶺之間涼風襲來，人的精神氣上來了。羅蘭士、嘉道理和



▲盛智文擁有過人的生意頭腦，數年前有出版社以他為題出版了《盛智文策略：化危為機的思考藝術》一書。

資料圖片

嘉道理兄弟農場

賀理士，嘉道理，是一對猶太裔兄弟，農場的創始人。紀念亭海拔六百零二米，在香港算高處了。亭頂採用雙頂設計，象徵手足情，上面有以色列國旗的六角星圖案，橫樑上有蕭邦夜曲作品九第二號的樂譜圖，此曲是羅蘭士嘉道理夫人的最愛。羅蘭士於一九九三年逝世，兩年後賀理士也與世長辭。亭子為頌讚兄弟倆保護香港自然而建，視野廣闊，可眺望遠處。這裏每年十二月舉行盛事「嘉道理兄弟紀念跑」，參賽者沿不同的路徑上山，全長五點三公里，以亭為終點。

另一座山峰上建有一個觀音台，祭着一尊「魚籃觀音」石像，五百多年的歷史。在「歡迎蒞臨觀音山」的石碑上可見一幅觀音畫，觀音的服飾上畫着佛教的蓮花座、基督教的十字架，以及古老的猶太符號Aleph。觀音腳踏魚盤，盤裏有一條魚，這景讓人想到聖經裏的「五餅二魚」和佛教捨身為魚救

眾生的故事，都把魚看作吉祥物。

附近標着海拔一千八百一十二英尺，這是香港的高海拔地區。農場位於新界大帽山一帶，佔地一百四十八公頃，是港人的另一個氧吧和低碳生活區。登高望遠，可見另一英國人的軍機跑道。跑道在香港回歸之時已由解放軍接管，若有需要，現在仍然可以讓戰機起起落落。

土地呈梯田狀布局，果園仿自然森林結構。栽種多種果樹和農作物，農地和果園以農林間作模式耕種，利於土壤養分循環使用。經專家研究發現，間作模式比單一模式使用的肥料少，病蟲害也少，利於自然生態的恢復。呼出氧氣，轉化二氧化碳，真好。

有自然有歷史，是藝術也是現代文明，嘉道理農場是香港的寶。在山下巴士站購票，門票加觀光車，成人港幣五十元，長者和學生二十五元，可玩一天。嘉道理農場不牟利，只為能讓生態良性循環。